

趙氏醫貫

上海大德書局印行

醫無閭子醫貫目錄

卷之一

玄元膚論

內經十二官

陰陽

五行

卷之二

主客辨疑

中風

傷寒

溫病

鬱病

卷之三

絳雪丹書

血病

卷之四

先天要論上

八味丸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論

水火丸

六味丸說

八味丸說

滋陰降火論

相火龍雷論

陰虛發熱論

痰論

咳嗽論

吐血

喘

咽喉痛

眼目

卷之五

先天要論下

齒

口瘡

耳瘡

消渴

氣虛中滿

噎膈

瀉利并大便不通

小便不通并不禁

夢遺并滑精

卷之六

後天要論

補中益氣湯

傷飲食

中暑傷

濕

瘧

痢疾

醫無問子醫貫卷之五

逸士養葵趙獻可纂著

太史青雷薛三才訂正

郡博贊皇李 挺詳閱

先天要論下

齒

素問曰。男子八歲。腎氣實而齒生。更三八而真牙生。五八則齒槁。八  
八而齒去矣。女子亦然。以七為數。蓋腎主骨。齒者骨之標。髓之所養  
也。凡齒屬腎。上下斷屬陽明。下斷痛喜寒而惡熱。取足陽明。胃下斷  
痛喜熱而惡寒。取手陽明大腸。凡動搖袒脫而痛。或不痛。或出血。或  
不出血。全具如欲落之狀者。皆屬腎。經曰。腎熱者。色黑而齒槁。又曰。  
少陰經者。面黑而齒長而垢。其蟲疳。斷腫不動。潰爛痛穢者。皆屬陽  
明。或諸經錯雜之邪。與外因為患。俱分虛實。而治腎經虛寒者。安腎

九還少丹。重則八味丸主之。其冬月時大寒。犯腦連頭痛。齒牙動搖疼痛者。此太陽並少陰傷寒也。仲景則麻黃附子細辛湯。凡腎虛者多有之。如齒痛搖動。肢體倦怠。飲食少思者。脾腎虧損之症。用安腎丸。補中益氣並服。如喜寒惡熱者。乃胃血傷也。清胃湯。若惡寒喜熱者。胃氣傷也。補中益氣湯。

凡齒痛遇勞即發。或午後甚者。或口渴面顰。或遺精者。皆脾腎虛熱。補中益氣送八味丸。或十全大補湯。

若齒齦腫痛。焮連腮頰。此胃經風熱。用犀角升麻湯。

若善飲者。齒痛頤頰焮腫。此胃經濕熱。清胃湯加葛根。或解醒湯。

海藏云。牙齒等齩臭穢不可近。數年不愈。當作陽明蓄血治。桃仁承氣湯。為紐末。蜜丸服之。好飲者多有此症。屢服有效。

凡小兒行遲語遲。齒遲及顙門開者。皆先天母氣之腎衰。須腎氣丸為主。

有一固齒方

雄鼠骨 當歸 沒石子 熟地 榆皮 青鹽 細辛 各等分

右研為細末。綿紙裹成條。抹牙床上。則永固不落矣。嘗有人齒縫出血者。余以六味地黃加骨碎補大劑一服。即瘥。間有不瘥者。腎中火衰也。本方加五味肉桂而愈。

口瘡

口瘡。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各經傳變所致。當分別而治之。如發熱作渴。飲冷實熱也。輕則用補中益氣。重則用六君子湯。飲食少思。大便不實。中氣虛也。用人參理中湯。手足逆冷。肚腹作痛。中氣虛寒。用附子理中湯。日晡熱。內熱不時而熱。血虛也。用八物加丹皮。五味麥門。發熱作渴。唾痰。小便頻數。腎水虛也。用八味丸。日晡發熱。或從小腹起。陰虛也。用四物參朮。五味麥門。不應。用加減八味丸。若熱來復去。晝見夜伏。夜見晝伏。不時而動。或無定處。或從脚起。乃無

根之火也。亦用前丸及十全大補。加麥門五味。更以附子末。唾津調抹湧泉穴。若概用寒涼。損傷生氣。為害匪輕。

或問虛寒何以能生口瘡。而反用附子理中耶。蓋因胃虛谷少。則所勝者。腎水氣之逆而承之。反為寒中。脾胃衰虛之火。被迫炎上。作為口瘡。經曰。歲金不及。炎火乃行。復則寒雨暴至。陰厥乃格。陽反上行。民病。口瘡是也。故用參朮甘草補其土。姜附散其寒。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按聖濟總錄。有元藏虛冷。上攻口舌者。用巴戟白芷高良姜末。猪腰煨服。又有用丁香胡椒松脂細辛末。蘇木湯調塗舌上。有用當歸附子蜜炙含嚥。若此之類。皆治龍火上迫。心肺之陽不得下降。故用此以畏火歸原也。

耳

耳者。腎之竅。足少陰之所主。人身十二經絡中。除足太陽手厥陰。其

餘十經絡皆入于耳。惟腎開竅於耳。故治耳者。以腎為主。或曰。心亦開竅於耳。何也。蓋心竅本在舌。以舌無孔竅。因寄於耳。此腎為耳竅之主。心為耳竅之客。爾以五藏開於五部分。陰陽言之在腎。肝居陰。故耳目二藏。陰精主之。在心脾。肺居陽。故口鼻舌三竅。陽精主之。靈樞云。腎氣通乎耳。腎和則能聞五音。五臟不和。則七竅不通。故凡一經一絡。有虛實之氣。入於耳者。皆足以亂其聰明。而致其聾瞶。此言暴病者也。若夫久聾者。於腎亦有虛實之異。左腎為陰主精。右腎為陽主氣。精不足。氣有餘。則聾為虛。若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健壯。此精氣俱有餘。固藏閉塞。是聾為實。乃高壽之兆也。二者皆稟所致。不須治之。又有乍聾者。經曰。不知調和七損八益之道。早衰之節也。其年未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是可畏也。其症耳聾而頰黑者。為脫精腎憊。用安腎丸。八味丸。從蓉丸。薯蕷丸。選而用之。若腎經虛火。面赤口乾。痰盛內熱者。六味丸主之。此論陰虛者也。至於陽虛者。亦有耳聾。

經曰。清陽出上竅。胃氣者。清氣。元氣。春升之氣也。同出而異名也。今人飲食勞倦。脾胃之氣一虛。不能上升。而下流於腎肝。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昧。邪害空竅。令人耳目不明。此陽虛耳聾。須用東垣補中益氣湯主之。有能調養得所。氣血和平。則其耳聾漸輕。若不知自節。日就煩勞。即為久聾之症矣。

又有因虛而外邪乘襲者。如傷寒邪入少陽。則耳聾脇痛之類。當各經分治之。

又有耳痛耳鳴耳痒耳膿耳瘡。亦當從少陰正竅分寒熱虛實而治之者。多不可專作火與外邪治。耳鳴以手按之而不鳴。或少減者。虛也。手按之而愈鳴者。實也。王節齋云。耳鳴盛如蟬。或左或右。或時閉塞。世人多作腎虛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鬱於耳而為鳴。甚則閉塞矣。若其人平昔飲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只作清痰降火治之。大抵此症多。先有痰火在上。又感惱怒而得。則氣上少陽之火客

於耳也。若登園而鳴者。其鳴不甚。其人必多慾。當見勞怯等症。惟薛立齋詳分屢辯云。血虛有火。用四物加山梔柴胡。若中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若血氣俱虛。用八珍湯加柴胡。若怒便聾。而或鳴者。屬肝膽經氣實。用小柴胡加芍歸山梔。虛用八珍湯加山梔。若午前甚者。陽氣實熱也。小柴胡加黃連山梔。陽氣虛。用補中益氣湯加柴胡山梔。午後甚者。陰血虛也。四物加白朮茯苓。若腎虛火動。或痰盛作渴者。必用地黃丸。

耳中聞聞然。是無陰也。又液脫者。腦髓消。脰瘦。耳數鳴。宜地黃丸。腎虛耳中潮聲。蟬聲無休止時。妨害聽聞者。當墜氣補腎。正元飲。嚙黑錫丹。間進安腎丸。腎藏風。耳鳴。夜間睡着如打戰鼓。更四肢抽掣痛。耳內覺風吹奇痒。宜黃芪丸。腎者宗脉所聚。耳為之竅。血氣不足。宗脉乃虛。風邪乘虛隨脉入耳。氣與之搏。故為耳鳴。先用生料五苓散。加製梔壳橘紅紫蘇生薑同煎。吞青木香丸散。邪風下氣。續以芍

歸飲和養之耳中。眊眊耳鳴耳聾。內有汚血。宜柴胡聰耳湯。

其餘耳痛耳痒耳腫等症。悉與薛氏論相參用之。丹鉛續錄云。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服青鹽鹿茸煎雄附為劑。且言此藥非為君虛損服之。曷不觀易之坎為耳痛。坎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為血卦。是經中已著病症矣。竟餌之而悉愈。聖惠云。有一耳痒。一日一作可畏。直挑剔出血稍愈。此乃腎藏虛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治也。宜服透冰丹。勿飲酒。啖濕麪雞猪之屬。能盡一月為佳。不能戒無效。

### 耳瘡

耳膿即停耳。用紅綿散麝香散。內服柴胡聰耳湯。通氣散俱可。如壯盛之人。積熱上攻。膿水不住。則上二散不宜用。恐斂太過也。用三黃散有效。

薛氏云耳瘡屬手少陽三焦經或足厥陰肝經血虛風熱或肝經暴火風熱或腎經風火等因若發熱焮痛屬少陽厥陰風熱用柴胡梔子散若內熱痒痛屬前二經血虛用當歸川芎散若寒熱作痛屬肝經風熱小柴胡湯加山梔川芎若內熱口乾屬腎經虛火用加味地黃丸如不應用加減八味丸餘當隨症治之羅謙甫云耳內生瘡者為足少陰是腎之經也其氣上通於耳其經虛風熱乘之隨脉入於耳與氣相搏故令耳門生瘡也曾青散主之黃連散亦可用須食後黍粘子湯。

黃連散

黃連 五分

枯礬 七分

細末同後法用。

曾青散

曾青 五分

雄黃 七分

黃芩 二分

有膿水搓胭脂拭乾細末一分裹綿納耳中。

有一小兒患耳膿經年屢月服藥不效殊不知此腎疳也用六味丸加桑螵蛸服之即愈

### 黃芪丸方

黃芪一兩

沙苑蒺藜炒

羌活各半兩

黑附子六個

羯羊腎一對培乾

右為細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四十丸空心食前煨葱鹽湯下

柴胡聰耳湯 治耳中乾聒耳鳴致聾

柴胡三錢

連翹四錢

水蛭半錢炒另研

蝨蟲三個去翅足研

麝香少許

當歸身

炙甘草

人參各二錢

右除另研外以水二盞薑三片煎至一盞少熱下水蛭等末再煎

一二沸食少遠熱服

### 透冰散

川大黃皮去粗

山梔子去皮

蔓荊子皮去白

白茯苓去皮

益智子去皮

葳靈仙洗去蘆頭

白芷各半

香墨燒醋研

麝香研一錢

茯神去本半兩

川烏二兩用河水浸半月切作片焙乾用鹽炒

天麻去苗

仙靈脾葉洗培各三錢

右為細末。煉蜜和如麥飯相似。以真酥塗杵臼搗萬杵。如乾旋入蜜。令得所和成劑。每服旋丸如桐子大。用薄荷自然汁。同溫酒化下。兩丸如卒中風涎湧昏塞。煎早茺白礬湯溫化兩丸。

蟲入耳痛。將生薑擦猫鼻。其尿自出。取尿滴內。蟲即出而愈。

有一人耳內不時作痛。痛而欲死。痛止如故。就診于立齋先生。診之六脉皆安。非瘡也。話間痛忽作。意度其有蟲。令急取猫尿滴耳。果出一臭蟲。遂不復痛。或用麻油滴之。則蟲死難出。或用炒芝麻枕之。則蟲亦出。但不及猫尿之速也。

### 消渴

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逆調論曰。心移熱於肺。傳于膈。消者是

也以白虎湯加人參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數叔和云。口乾飲水多食肌膚瘦成中消者是也。以調胃承氣湯治之下消者煩燥引飲耳輪焦乾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六味丸治之。古人治三焦之法詳別如此。余又有一說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其間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槁以致龍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腸胃合消五臟乾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先治腎為急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丸隨症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白虎與承氣皆非所治也。

婁全善云肺病本于腎虛腎虛則必寡于畏妄行陵肺而移寒與之故肺病消仲景治渴而小便反多用八味丸補腎救肺後人因名之曰腎消也。

總錄謂不能食而渴者未傳中滿能食而渴者必發腦疽背癰蓋不

能食者脾之病。脾主澆灌四旁。與胃行其津液者也。脾胃既虛。則不能敷布其津液。故渴。其間縱有能食者。亦是胃虛。引穀自救。若概以寒涼瀉火之藥。如白虎承氣之類。則內熱未除。中寒復生。能不未傳鼓脹耶。惟七味白朮散。人參生脉散之類。恣意多飲。復以八味地黃丸滋其化源。經是治法。及能食而渴發疽者。乃肥貴人膏粱之疾也。數食甘美而肥多。故其上氣轉溢而為消渴。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其氣慄悍。能助燥熱。經曰。治之以蘭。消陳積也。亦不用寒涼。及發癰疽者何也。經曰。膏粱之變。饒生大疔。此之謂也。其腎消而亦有腦疽背癰者。蓋腎主骨。腦者髓之海。背者太陽經寒水所過之地。水涸海竭。陰火上炎。安得不發而為癰疽也。其瘡甚而不潰。或赤水者是。甚則或黑或紫。火極似水之象。乃腎水已竭。不治。或峻補其陰。亦可救也。

或曰。人有服地黃湯而渴仍不止者。何也。曰。此方士不能廢其繩墨。